

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

□燕台石

早晨6:00醒来,只见12306的提醒短信静静躺在手机通知栏里:“G1088次,03车01C号,烟台站09:20开。”我眯着眼看了两遍短信,又打开手机的12306小程序,确认“1C”后面的小字——商务座。活了70多年,头一遭花这个钱。过去出差跑遍了大半个中国,硬座、硬卧、软卧都睡过,唯独这高铁商务座,是大姑娘坐花轿——头一回。

我和老伴自打退休以后,就接下了一项辛苦且快乐的任务——到北京与亲家夫妇一起接力照看第三代。这项任务并不重,无非是为孙子做一下早餐和晚餐,早晚接送接送。但它却十分缠人,一天也轻视不得。孙子今年9月就要上五年级了,亲家前几天已返回烟台,我们与儿子、儿媳约定今天到北京。以往我们到北京都是订一等座或二等座,这次由于随身携带的行李较多,且我患带状疱疹初愈,老伴执意要定商务座。她说,虽然多花钱,但可以减轻旅途的负担。我知道她担心我身体吃不消,便任由她做主,也就有了这乘坐高铁商务座的第一回。

我和老伴在小区食堂用过早餐刚进门,侄女就开车来到我家,专程来送我们到烟台火车站乘坐高铁。今天天气好,也不堵车,一会儿侄女的车就停稳在火车站南面的落客区。我和老伴与侄女道别后,走进车站商务候车室。这里与候车大厅相比并无特殊之处,只是四周摆放着一圈沙发。到了登车时间,服务员招呼在此候车的旅客通过临时通道到达扶梯,不过几分钟时间就通过月台走进车厢。据说一列高铁通常只有一节商务舱,我看了一下,车厢不过五六排座位,右侧是单人座,左侧是双人座。今天大约有十几个人入座,我和老伴坐在第一排左侧的双人座,十分宽敞。

我突然想起1980年冬天,我在烟台师专读书时利用学生证买了半票,第一次乘坐火车,利用寒假时间去安徽合肥看望大伯一家。我背了一包父母准备的土特产,排队半个多小时,一路小跑通过长长的站台,登上火车时已是气喘吁吁,出了一身大汗。结果火车上一个空座也没有,走廊上只能人挤人站着,插脚的地方都没有,实在站累了,就在别人的屁股下蹲一会儿,有的人直接瘫坐在走廊上。直到到达蚌埠转乘另一列火车时,我才熬上了座位。此时我已站了整整一天的时间,整个人都累垮了。由于这次经历,我

许多年都打怵坐火车。

如今不同了。进入车厢,服务立立即热情地帮我们行李安置好。列车准时发车,启动时几乎没有声响,无声地提速。我和老伴换上列车提供的拖鞋坐在座椅上,轻轻一碰扶手上的调节按钮,靠背便缓缓后仰调整到了舒服的角度。我将扶手上的按钮全部试了一下,座椅不仅可以多角度升降调整,竟然还能放平躺下。我的手机没有电了,一看座位扶手前就有电源插座,一边给手机充电,一边看着手机播放的短剧,没有想到火车上信号出奇得好。窗外的齐鲁大地正以三百公里的时速向后流淌——先是烟台城区的楼群像玩具积木般旋过,接着是烟台山野的苹果园、梨园遮山蔽岭,然后是潍坊平原上铺天盖地的蔬菜大棚,白色的塑料薄膜连成一片光的海洋……列车平稳运行,座椅折叠桌上的水杯纹丝不动,让人尽情观赏一路风景,确有不美不胜收的感觉。

乘务员推着小车过来,声音比春风还轻:“先生,需要热水还是饮料?”我要了杯白开水,她又递来一袋零食,里头装着小饼干和坚果,正合我的口味。12时30分,午餐准时送到面前,梅菜扣肉的香气从快餐盒里溢出来。五花肉地得酥烂,梅菜吸足了肉汁,就着米饭吃下去,竟比家里做的还熨帖。饭后,我端着水杯望向窗外,忽然看见一片雨幕斜斜扫过田野——台风“白海豚”的外围云系到底追上了我们。雨滴在车窗上拉成平行的银线,远处村庄的红瓦屋顶在雨帘中忽隐忽现,像一幅未干的水彩画。

这雨让我又一次想起从前的绿皮车。那是我第一次乘火车到北京。车厢里的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,窗户开着半边。突然,下起了雷阵雨,车窗却怎么也放不下来,靠窗的人无处可躲,只能任凭雨水淋湿衣服。车顶的电扇吱呀呀转着,热风裹着汗味、臭鞋味和不知名的酸腐气,在狭窄的车厢里来回冲撞,别提多难闻了。那时候从烟台到北京,晃悠悠要十几个小时,晚点更是家常便饭。有回在济南站一停就是3个小时,说是给特快让路。车厢里骂声四起,列车员抱着胳膊靠在门边,满脸写着无可奈何。

“各位旅客,北京南站就要到了,请准备下车。”广播里的女声把我拉了回来。老伴推推我:“想什么呢?收拾东西下车啦。”我看了一眼

手机——15:06,分秒不差。5个小时46分钟,刚好够打个盹梦回一趟少年时,刚好够看着窗外大地从晨光走进阵雨再走进午后的晴朗。

出站口的人潮里,我一眼就看到了高个子的儿子。儿子接过行李,带我们走出北京南站大厅,乘上出租车在北京三环上飞驰。儿子说,孙子刚刚参加完秦皇岛的少年足球夏令营,这几天正在突击暑假作业呢,又说儿媳前天飞到南方城市出差,下周才回北京。我听着,目光掠过车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,夕阳下恍惚间竟像行进中的高速列车。推开家门时,孙子正趴在书桌前埋头做作业,听见我们到来的声音,他猛地跑过来,给了我和老伴每人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一年不见,孙子又长高了许多。

夜里躺在床上,却翻来覆去睡不着,脑海里全是车窗上那一道道平行的雨线。它们斜斜地划过,像时光的刻度,一头拴着2024年烟台第一列高铁驶出时的轰鸣,另一头系着1980年我背着行李挤进绿皮车门的那个凌晨。

我从心里惊叹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,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,设计时速350公里,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高铁时代。此后,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,一日千里,截至2025年底已突破5万公里,世界排名第一,占全球高铁总里程70%以上。烟台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限制,高铁开通的时间相对晚一些。2024年10月21日,潍烟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,烟台南站、西站、芝罘站及沿途共计10个车站投入使用,这才让烟台人享受到了高铁出行的待遇。

从我人生第一次乘坐火车算起,屈指46年过去了。当年铁轨上跑着的是工业化的艰辛,如今这白色巨龙驮着的是现代化的从容。商务座椅会记住一个老人的腰腿,准时抵达的承诺会宽慰远方等待的灯火,而那扇永远明净的车窗,让万里山河都变成了近邻。我的孙子永远不会懂得,中国人过去出行是多么艰难、多么辛苦。

深夜,窗外的北京安静下来,耳畔似乎有高铁进站的嗡鸣,轻得像一声叹息,又重得像一个时代的回响。明天,这钢铁的飞龙又将载着千万个故事启程,而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员,在5个小时46分钟的旅程里,完成了一次从苦难到幸福的迁徙。此时我睡意全无,便打开电脑,写下这篇文章。

心有半花田
林绍海

晨起时
露水先于我,把影子摊开
花未开,香未至
泥土里却有种子翻身时细微的响动

午后,光从叶隙漏下几粒
像未说完的情话
我不急着浇水
怕一低头,就惊散那场甜美的梦

心有半花田
不必捻紫嫣红
只留半亩,给风经过
给雨落座
给偶尔低眉的自己
一份意外的惊喜与感动



你知道栖霞是水稻的故乡吗

□邵子桓

我最喜欢吃的主食是大米,尤其是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,蒸熟后软糯香甜。但我怎么也想不到,盘锦大米的故乡,竟然是我的家乡栖霞。

今年3月,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,说盘锦的大米是从栖霞传过去的。当时我很吃惊,觉得肯定是个错误,因为我只在栖霞看到了玉米、小麦和高粱,从来没看到水稻。为了证实我的判断,我上网搜索了一下。这一搜吓了我一跳,这事竟然是真的。

资料显示,1956年,考古人员来到栖霞杨家圈开展文物调查,有了意外发现:地下埋藏着远古人类留下的遗迹。经过发掘确认,这里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。1981年,考古队员再次挖掘,在古老的灰坑里,找到了粟和稻米的外壳。经过鉴定,这是距今4500多年的梗稻,也是我国纬度最北的史前水稻遗迹。古学家还发

现,4000多年前的栖霞,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,山地适合种谷子,河沟里水源充足,适合种水稻,古时候的人们就同时种谷子和水稻。

为了弄明白水稻是怎样向外传播的,2004年到2008年,我国联合外国专家再次考察栖霞杨家圈周边,又在小河岸边发现了疑似远古稻田的痕迹。这一发现,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认知。以前日本专家认为,水稻是从我国南方传到日本的,日本种植水稻距今大约1000年。杨家圈古水稻的发现,让全世界的水稻专家重新研究古水稻。专家们推测,4500年前胶东开始种植水稻,先传到辽东半岛,再传到朝鲜半岛,最后传到了日本。正是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,揭开了水稻传播的故事。

天呀,我真不敢相信,我的家乡地下竟埋藏着这样重大的秘密。这次意外的发现,让我对家乡栖霞的农耕文明有了更多

的了解,也更加热爱家乡,为家乡厚重的历史感到骄傲。

当然,以后我再吃盘锦大米的时候,会觉得更香更甜,而且会吃出家乡的味道。
(栖霞市实验小学三年级14班)

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点评——

邵子桓小朋友的这篇“发现”,很不简单。这篇作文有点像新闻作品,标题新闻性极强,抓人眼球,因为谁都不敢相信,栖霞会是水稻的故乡。因此,这篇文章的最大亮点,就是他的“发现”。有了这个新闻点作为“诱饵”,他又介绍和描述了发现的过程,列举了详细的考古资料、无可反证的历史事实,不仅证实自己的发现并非哗众取宠,而且在介绍的过程中,让读者获取了知识,也让他自己重新认识家乡,并且更加热爱家乡。文章结尾既幽默俏皮又首尾呼应,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莲蓬里的小哪吒

□于庚旭

老师说,要有“发现美的眼睛”,可我总是觉得这种“发现”离我很远。直到上周,妈妈买了一袋莲蓬。我剥开莲子塞进嘴里,“哇——苦死啦!”我皱着眉头吐了出来。妈妈说要掏出莲心,那是苦的根源。可莲子那么小,我用手咬,不是没咬开,就是莲苦心一起吞了,真让人泄气!

要不,换个方法试试?我拿来小刀,小心翼翼地吧莲子横切成两半。天呐!里面的苦心竟然是个胖乎乎的小人!”圆圆的脑袋,两只小手举在两边,活脱脱一个用莲藕拼成的小哪吒!我兴奋得心脏怦怦跳,赶紧把剩下的莲子全切开,只见里面的“小人”有的在敬礼,有的在跳舞,每个都不一样。

我和妈妈查资料才知道,这是莲子的胚芽。不止莲子切开有星,橙子切片是小太阳……

原来,“发现”不是等来的,是当你觉得麻烦感到好奇,愿意亲手试一试、亲眼看一看时,生活偷偷送给你的巨大惊喜。从那天起,我决定把眼睛擦亮,去发现下一个藏起来的秘密。
(南山路小学二年级七班)

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点评——

于庚旭小朋友是二年级的学生,还没有到写作文的年龄,但他的这篇“发现”作文写得很

生动。他的目光聚焦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上——吃莲蓬,因为吃的方式不对,差点苦坏了。后来在妈妈的指导下,他将莲蓬横切成两半,一个全新的发现诞生了,原来里面的“苦心”竟然是一个个胖乎乎的小人”,查资料得知“小人”是莲蓬的“胚芽”。难能可贵的是,于庚旭小朋友由此及彼,继续探索 and 发现。他将苹果和橙子也横切开,于是又有了新的发现……

文章短小精悍,生动活泼,紧扣征文“发现”的主题,层层推进,最后点明了发现的意义——要学会动脑、动手,擦亮“发现”的眼睛。

百年灯塔与归航渔船

□孔祥渠

那座红白相间的灯塔,是崆峒岛不肯老去的骨头。

它站在北山的峭崖上,已经一百多年了。墙面剥蚀了几层,漆色补了又补,像一位披了百年旧衣的老人,固执地守着那点不肯熄灭的光。它见过太多风雨:甲午年的炮火曾映红过它的塔身,民国时期的商船曾在它眼底沉没,后来连岛上的驻军都撤了,渔民也渐渐减少。只有它还立在那里,把脖颈伸向最长的那阵海风,仿佛在等一个永远不会迟到的约定。

它不需要出海,也不需要归航。它的使命就是把“此处有岸”四个字,翻译成夜航人能懂的语言,投射进最深的海雾里。而在它脚下那片碎玉般的港湾里,渔船正忙着把日子揉进风浪里。

这些木船或玻璃钢船,天不亮就扯着马达突突地往外闯。它们不像灯塔那样端着架子,而是浑身沾着鱼鳞、海腥气和柴油味。船老大叼着烟,眯着眼看风向。网撒下去,捞上来的是一家老小的生计,也是这片海的恩赐。它们在海上是自由的,甚至有些莽撞,哪里鱼群密集就往哪里扎,仿佛只要马力足够,就能追上所有的活路。

可无论走得有多远,渔船的缆绳始终系在灯塔的视线里。

黄昏是一场盛大的合谋。太阳掉进海里之前,会把海水烧成金红色。这时候,灯塔亮了。那束光并不刺眼,却有着穿透迷雾的定力,像一只温暖的大手,从崖顶缓缓探向海面。渔船开始掉头,载着满舱跳跃的银鳞,朝着那点恒定的光亮聚拢。马达声由远及近,打破了海面的宁静,也带回了人间的烟火。

灯塔看着它们归

来,不言不语。它知道哪艘船今天收成不好,哪艘船的发动机又坏了,哪艘船的甲板上站着第一次跟船出海的少年。它把这些都藏在那一圈圈旋转的光晕里。渔船也信任它,哪怕夜色再浓,只要看见那抹熟悉的红白身影,心就落了地——那是家的坐标,是安全的底线。

夜深了,渔船在港湾里挤挨着睡去,随着潮水轻轻摇晃,像一群依偎在母亲身边的孩子。灯塔依然醒着,独自对抗着黑暗与孤独。它用一百年的时光明白了一个道理:它存在的全部意义,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站得有多高,而是为了让那些奔波的渔船,知道回来的路有多近。

这世间最长情的陪伴,莫过于此:一个只管永恒的守望,一个只管人间的奔赴。灯塔在岁月里站成了传说,渔船在浪潮里活成了日子,它们共同守着崆峒岛的晨昏,把这片海,守得既辽阔,又温情。

迎秋
王坤

送走酷暑难耐
迎来金秋气爽
沐浴秋风瑟瑟
静听蝉鸣阵阵
极目远眺落野
一片金黄硕果
秋雨绵绵绵绵
滋润万物禾黍
不负五谷丰登
脚踏初秋大地
品尝瓜果香甜
细数白果累累
金秋五彩斑斓
宛如醇酒醉人
引入八方观摩
壮美江山似锦
恣意挥洒泼墨
抒发磅礴情怀
讴歌绚丽秋色